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孫球

謄錄監生

臣莊瑩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十七

元 陳桎 撰

甲子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夏人慶元年

春正月行人王倫為金所殺

欲

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繼殺之倫厚賂使

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污以偽職臣

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繼於是作太學及國子監

飛第為之太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

初高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高以聞高難之他日高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高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高遂求去

三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閱請帝視學從之止輦于殿

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教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閱講易泰卦徽猷閣直學士胡寅以閱阿旨文飾

移書責之

夏四月作渾儀○禁野史

秦檜慮為人所譏著作郎周執羔阿其意

上言訪聞有意之人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檜從其言

五月樓炤罷

以李文會僉書樞密院事○置經界局於平江府以

李椿年領其事

秦檜之請也

金使烏延和來

賀天中節也

六月

黥配太學生張伯麟於吉陽軍

伯麟嘗題壁有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秦檜怒故也

九月以吳璘為利州西路安撫使

治興州階成和鳳文

龍興七州隸焉

以陽政為利州東路安撫使

治興元府利閬洋巴劔大安軍

興元府隸之

徙趙鼎於吉陽軍

秦檜怨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

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為鼎黨貶斥之鼎在湖五年杜門謝容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先是鼎

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於是御史王滋言帝未

有嗣宜祀高禱乃築壇于園丘東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儆

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為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

誓九死以不移檜見  
曰此老倔強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右正

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請  
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一月徙

李光於瓊州○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僉書樞密

院事

愿附秦檜得為翰林學士一時書命藉張擴潤  
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為讖已訴于檜擴坐斥

及為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至是以論李文會遂代  
其位檜當國每薦執政必擇柔佞易制者以備員而  
已然猶忌之故  
往往不久而去

刻帝書六經於國子監

凡乙  
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二月封崇國公璩為

恩平郡王

出就外第與普安郡王官屬禮制相等號東西府

夏六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帝幸秦檜第

先是知虔州薛弼言州民析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

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為苟安餘杭之計祥瑞之奏日至矣凡忤其意者輒陷以罪曾惇獻詩稱為聖相得知台州由是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至是賜第一區帝親幸之加檜妻婦子孫官封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以賜之冬十月楊愿罷以

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資政殿學士兼

侍讀

恩數視執政

丙寅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春正月行籍田禮○二月毀淫祠○

作秦檜家廟○三月作武學○夏五月作景鐘

高九尺親

祠上帝則用之秦檜製銘馬

金右丞相韓企先卒

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

培植獎勸後進為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之臣號多君子稱賢相馬

高麗王楷

卒子覲立○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人重虛

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異域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至是唐古酬等告虛中謀反有司勒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

秋九月以何鑄為金國祈請使

請國



也族金劉豫死○冬十二月有星孛於西南放萬壽觀

使張浚於連州

慧見浚自福州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

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

丁卯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僉

書樞密院事○以秦熈為資政殿大學士○二月李

若谷罷○三月何若罷○以段拂參知政事○夏四

月以汪勃僉書樞密院事○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

於英州

閩浙大水宦者白鏞宣言燮理乖戾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秦檜怒黥配鏞于吉陽軍

而諷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鏞為劄頸交更相推譽責官安置

秋七月召鄭剛中還

以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事

剛中治蜀頗有方畧秦檜忌之

八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於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

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

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

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塋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

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歿然中興賢相則鼎為

稱首 馬 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戊辰

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熹知樞

密院事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罷秦熹為觀文

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

熹乞避父子共政也

五月放浙東

副總管李顯忠於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

祠台州居住

罷四川宣撫司以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六月金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

亮本名都古魯納太祖孫鄂特本之子

也為人傑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遂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仗立威以厭伏小

人明安蕭裕傾險敢決亮結納之每為論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秋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僉書樞裕為兵部侍郎

密院事○金以完顏宗賢為左丞相

宗賢請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

人金主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九月詹

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僉書樞密院事○金太師

領三省事烏珠卒

金自尼瑪哈死達爾富勒呼等皆有自為之意鄂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

使無烏珠則日就衰弱矣故其國論功者以為尼瑪哈後惟有烏珠一人耳

十一月徙胡銓

於吉陽軍

新州守臣張隸承秦檜旨論銓與客唱酬怨望故也

十二月金以完

顏亮為右丞相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於尼瑪哈鄂特木烏珠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

簡百姓樂業烏珠既沒其后費摩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亮嘗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鵬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興國亮母族也遂因之以作亂

己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海陵煬王亮天德元年○夏天盛元年

春三月

癸未朔日有食之○金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

亮既得政益邀譽引用夏五月金黜完顏亮行臺尚  
勢望子孫結其歡心

書省事

四月壬申夜大風雷雨電震壞寢殿鴿尾有  
火入金主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

五日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  
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

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  
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都古魯納實然金主不悅故

出亮亮行過中京與秋八月金主殺其左司郎中三  
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合

近侍高壽星等當遷屯燕南入訴于費摩后后以  
白金主且激怒之金主召議者治罪遂殺三合而

杖平章政事秉德壽星九月金復召完顏亮為平章  
竟不遷秉德由是怨望

政事

亮行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冬十月金主  
及至復以為平章由是謀逆益甚

殺其弟胙王常勝

金主杖秉德又杖左丞唐古辨二人怨之遂與大理卿烏達謀廢立

烏達以其謀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亮問其次辨曰鄧王子阿蘭亮曰阿蘭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疑之以告費摩后曰辨等公餘竊竊聚語臣深恠之后以白金主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蘭且惡塔斯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扎拉亮乘此構

十一月金主殺其后

費摩氏

金主積怒于后遂殺之而召胙王妃薩滿納于官中

十二月金亮弒其

主亶而自立

護衛十人長布薩呼圖克舊受鄂特本息圖克坦額呼楚克與大興國俱給事寢殿時

時乘夜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以為常興國帝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因使老僧結興國為內應興國遂與亮定約會金主獵還殺其妃四人亮因羣臣震怒十二月丁巳乘呼圖克額呼楚克內直作變是夜興國取符鑰納亮及左丞相秉德左丞唐古辨大理卿烏達圖克坦貞李老僧等入宮亮懷刀與其妹塔塔斯隨辨至官門守者以辨乃國塔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額呼楚克先進刀呼圖克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呼圖克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亮坐稱萬歲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辨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布薩呼圖克額呼楚克為副提點圖克坦貞為左衛將軍大興國為廣寧尹蕭裕為秘書監謚費摩后為悼平皇后



大赦改元熙宗之世境內無事敬禮大臣委以國政  
故其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自致凶

禍馬金主亮追廢其故主亶為東昏王○金主追謚其

考梁宋國王鄂特本為帝廟號德宗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春正月施全刺秦檜於道中不克檜

殺之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于道遮檜肩與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

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槌以自衛金主

尊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達氏皆為太后鄂特本正室圖克坦氏無子次

室大氏生金主圖克坦氏賢過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  
謹相得至歡而金主自以二母有嫡妾之分心不自

安及弒熙宗圖克坦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及入宮見金主不賀金主銜之至是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圖克坦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圖克坦后方與坐容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圖克坦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自是嫌隙成矣

三月以余堯弼叅知政事巫伋

僉書樞密院事○俞堯弼如金

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以太上皇帝玉帶附

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矣以秦熺為觀文殿大學士萬壽

觀使○治私史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於峽州

李光瓊

嘗作私史其仲子右承務郎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  
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  
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  
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  
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安置徽猷閣直學  
允中吳元八人皆緣坐黜降有差

士致仕胡寅於新州

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王禦侮檜怒

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  
右正言章復劾之故貶

夏四月置力田科○金主

大殺其宗室以蕭裕為尚書左丞蕭玉為禮部尚書

初金主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  
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  
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恐國人以秉德等皆懿親大  
臣無罪而死人心不服於是裕教尚書省譯史蕭玉

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古辨判大宗正寺呼爾森等鞠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北京殺留守呼拉布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絕而烏達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

五月秦檜上

中興聖統詔奉安於景靈宮

玉牒所檢討官王暉等所撰中興之蹟也

六

月加秦熈少保○秋七月除薪米稅○八月徙張浚

於永州

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金以蕭玉

參知政事

金主又使玉子尚主謂之曰朕始得天下嘗患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發其

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九月竄太常主簿吳元美

於容州

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告之以為讖毀大臣且言元美家有潛光亭商

隱堂有心于黨李光無意于事秦相故竄

冬十月金主殺其左副元帥薩

里罕平章政事博濟工部尚書穆里延并夷其族

舍主復忌

舍音諸子盛強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約蘇誣飾上變遂殺薩里罕及景祖孫

穆里延舍音子博濟於是舍音子孫百餘人穆里延子孫二十餘人皆死

秦檜有疾詔執

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墳堪扶掖升殿不拜

辛未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

春正月金初置國子監○二月以

巫伋為金國祈請使

請淵聖及皇族也

三月金營宮於燕京

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建宮室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金主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為遂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十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

夏五月金主納其宗婦於宮

宰臣請益

復毀務極華麗馬嬪御金主命國克坦貞語之曰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馬遂納博濟子蘇爾圖宗固子呼喇勒和碩台秉德弟嘉哩四人之妻子官而嘉哩妻高氏尤美以為脩儀金主為人善飾詐未即位媵妾不過

三數人既即  
位還欲無厭  
秋七月以曹筠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九月巫伋還自金伋還言金不許所請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於

梅容州秦檜意也貶直龍圖閣葉三省於筠州竄監都作

院王遠於高州通書趙鼎王庶力詆和議也夏四月巫伋罷以章

復僉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謂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

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罷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

秋七月金主使唐古定格殺其夫崇義節度使烏達

以定格為貴妃○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牼僉書

樞密院事○竄從政郎楊煒於萬安軍

初煒嘗草書議和我非便

欲獻李光未上先見蕭振言之會光罷而止及煒為黃巖令振知台州而秦檜從子昌時提點浙東刑獄

以其事聞于檜乃大索煒家得其書草遂竄煒而詔李光永不檢舉居振于池州

癸酉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春三月金遷都於燕

三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

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

金改燕京為中都汴京為

南京中京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

金主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

師號遂改為中都大興府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大定府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惟西京大同府



如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故也

金以蕭

裕為右丞相○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

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

獨留圖克坦太后于會寧圖克坦后嘗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嘗思念圖克坦后謂金主曰永

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

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五月以蕭振為四川安撫制置

使○金主殺其弟西京留守嘉努○冬十月宋樸罷

○以史才僉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金主納其叔母

阿蘭為昭妃名葛王烏祿妻烏凌阿氏於濟南烏凌

阿氏自殺

金主恣于淫泆壽寧縣主布拉及錫納烏珠之女也

賈古爾宗雋之女也混同郡君蘇呼和卓及其妹伊都阿魯之女也皆金主之從姊妹鄰國夫人重節富勒呼之女孫而金主之姪也張定安妻隴喇古太后大氏之凡嫂也金主無所忌恥皆與之私至是唐古定格與其奴通金主殺之而納其叔父曹王宗敏之妻阿蘭為昭妃既又使祕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古實格而以為麗妃使伊里布出其妻富察徹辰而納之徹辰金主姊之女子也又召葛王烏祿妻烏凌阿氏于濟南烏凌阿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良鄉自殺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錫納及蘇呼和卓最得幸馬金制凡官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金主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會寧婦人皆不聽出外嘗識官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刑其目凡出入不得

獨行便旋湏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男女倉卒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則皆免罪

甲戌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 西遼承天 春正月金蕭裕謀

反伏誅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勢傾朝廷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忍殺恐將及

禍遂與蕭馮嘉努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 三月竄何光於英州

允上書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秦檜以其與己分功編管英州 夏四月以孔

搢襲封衍聖公 子也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金始

置交鈔庫 金以銅少值宋交子法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

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  
便焉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僉書樞密院事○秋

七月貶四川制置使蕭振於池州以符行中代之

振

蜀以寬而總領財賦符行中附秦檜以急斂為務故振貶而行中用以秦塏修撰實錄

院

塏檜孫也是年三月以敷文閣待制試進士舉省試塏試皆為第一檜從子焯焞姻黨周夤沈興傑

皆登上第及廷試知貢舉湯思退以塏第一帝讀其策以其皆檜熺語遂擢張孝祥第一而降塏居第三至是脩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

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僉書樞密院事○加秦熺少

傳封嘉國公○金毀會寧舊宮及大族第宅夷其址

而耕之○十二月竄知饒州洪興祖京西轉運副使

魏安行於昭欽州

秦檜疑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講解譏已而興祖嘗為序安行為

鏤板至是毀而加罪於二人

竄通判武岡軍方疇知雷州王趨於

永辰州

疇通書于胡銓趨求內徙李光也

西遼主伊立卒遺命其妹

博克碩寬權國事

子幼故也自號承天皇太后

乙亥

二十五年

金貞元三年

春二月竄常州通判沈長卿仁和

縣尉芮煜於化州武岡軍

長卿舊與李光啟譏和議又與芮煜共賦牡丹詩有

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故皆編管夏四月施鉅罷○五月丁未朔

日有食之○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僉書樞密院

事○改岳州為純州秦檜惡同岳飛姓也秋七月進封李天祚

為南平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於大理寺獄秦檜於

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

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

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

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

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

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

送汾令衿大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

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

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秦檜有疾詔進封為

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檜卒

檜為相屏

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臺諫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  
言以中傷善類或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則止言乞禁  
銷金鋪翠鹿胎冠子以塞責百官當輪對者多謁告  
避免羣小媚檜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  
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  
議九錫者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  
已其子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  
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猶遣子墳  
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柎夜見其黨殿中  
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請已為相帝不聽檜卒  
遺表有云願陛下益堅鄰國之歡盟謹國是之搖動  
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

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  
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  
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  
之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臺諫識之者曰老  
秦筆也察伺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讖議即捕治中以  
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同上動靜郡國事  
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又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  
有十年不解者自其專相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  
一譽柔佞易制者率自冗散以拔之或自言官承旨  
彈擊輒以政府報馬然甫入即出惟深德王次翁故  
歷四年而始去之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  
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  
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以湯思退兼  
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焉

權參知政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



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治秦檜

姻黨安置曹泳鄭億年於遠州竄莫汲等九人於嶺

南免林一飛等二十三人官○金主迎其太后圖克坦

氏至燕

金主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布薩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

迎圖克坦后至沙流河金主親迎之且命左右約杖二  
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缺温清願太  
后痛笞之不然不安后親扶起叱約杖者退后曰今  
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  
子如是寧忍笞乎既至燕居于壽康宮金主事之外  
極恭順后起則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  
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

十一月以魏良臣叅知政事

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以士儻為嗣濮王令諤為安定郡王

嗣濮王安定郡王自令應

士儻卒後秦檜不與繼封凡十餘年至是始復

十二月詔復張浚折彥質万

俟高段拂及洪皓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

光於郴州胡銓於衡州召孟忠厚奉朝請○董德元

免以沈該參知政事○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

錡知潭州○復以蕭振為四川制置使符行中免○

金汴京火

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

焚金主大怒

林殺長寧

丙子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

藻舊官○安定郡王令諤讓封於其兄令衿詔從之

○金以蕭玉為右丞相○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

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竄東

平進士梁勛於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

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真典憲夏五月

以沈該万俟卨為尚書左右僕射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高為

相主和固位無異  
秦檜士論薄之

六月以程克俊叅知政事○淵聖

皇帝崩於金○秋七月彗星見詔求真言○八月程

克俊罷以張綱叅知政事

綱初為給事中  
以秦檜用事遂致仕  
卧家者二十餘

年嘗書座右曰  
以直行己以正立  
朝以靜退高天下  
其篤守如此

九月以陳誠之同

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特進張浚於永州

浚去

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武夫健將  
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  
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  
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  
之檜死乃起判洪州會有母喪念天下事為和議所  
移邊備蕩弛且聞金主驕悍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

敢以居喪為嫌遣有星變求直言浚護喪還蜀行至江陵聞之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惟欲受命於金疏進万俟卨湯思退大怒言於帝曰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衆莫不笑其妄高復諷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為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搖動遠方遂復安置永州

金主改葬其

始祖以下十主於燕之大房山

丑丁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

月万俟卨卒○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

四川制置使蕭振卒秋七月以李文會代之

振再治蜀甚有

惠政士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  
民思之

陳康伯叅知政事○冬十月金初鑄銅錢先是止用前代錢也十

一月湯鵬舉免○孫道夫如金賀正旦也

戊寅 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正月金主杖其諫議大夫楊伯

雄金主使實達爾東勝家保養其次子舒蘇鄂博至是病死追封宿王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養

于宫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金主聞之怒召伯雄謂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

豈得言風俗禁中事豈汝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或不視朝祇是少得人幾拜爾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

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救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

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  
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  
此者爾如朕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  
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  
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  
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  
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乃杖而釋之

### 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

### 王綸同知院事○孫道夫還自金

道夫將還辭于金主金主使宣徽使

敬嗣暉謂道夫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  
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民皆即發還我民  
有叛逃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  
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待人而後可用  
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為我亦豈能無備且我  
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

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為帝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為者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不以為然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金以

李通叅知政事

初金主召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錫錫入便殿侍坐金主

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為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瓌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美艷蜀之花蓋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爾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彼將出兵何地欽等對曰不過淮上爾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



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張仲軻馬欽梁琬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導之金主信其說以通為謀主遂遣使籍其諸路明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許也

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以士鞅

為嗣濮王

○作損齋

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作損齋屏去玩好

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爲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冬十月金營宮室於汴京

金主

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禮部侍郎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

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安定郡王令衿卒

巳卯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

春正月禁科賣鹽

帝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

一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

二月金造

戰艦於通州

將南侵也

三月立限田差役法

○金大造兵

於諸道

金主決意南侵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詔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方建官

室于汴修城郭于燕其財用皆賦于民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

鶻狗羸無不被害者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絳州

道夫自使

金還累奏敵有窺江淮之意帝曰朝拜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敗六月以王綸

為金國奉表稱謝使

帝疑金主有南侵之意使綸往覘之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

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陳誠之罷○沈該免貪冒也秋七月以

賀允中叅知政事○復以令詔為安定郡王○八月金調

馬於諸路

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尺富室有至六十疋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

康伯靜重明敏一語

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嘗命與湯思退論事俾其勿  
憚商確必當理乃己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  
黨此鄙夫患失

皇太后韋氏崩

帝事后甚謹先意承  
志唯恐不及或一食

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  
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慎勿令知第

來白朕至是  
崩年八十  
十一月葬顯仁皇后  
十二月以王綸

知樞密院事○金主殺其太醫使祈宰

上疏諫  
南侵也

庚辰三十年

金正隆  
五年

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子進封建王更名璋

時建  
安思

平二王並在禁中名號未正中外籍籍利州提點刑  
獄范如圭以為憂擬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

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  
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  
三月以皇

姪恩平郡王璩判大宗正寺

名號始定

金東海民張旺作

亂使徐文帥舟師平之

旺反金主遣都水監徐文帥舟師九百浮海討之命文曰

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爾

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丁丑朔日

有食之○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院事

朱倬參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必敗帝大喜而秦

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陞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厄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丙午朔

日有食之○賀允中致仕○冬十月虞允文如金

賀正

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及辭還  
金主謂曰我將着花洛陽允文奏之

十二月湯思

退免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  
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

恩也宜寘之  
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  
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

台發官錢並許允會子輸左藏  
庫初行于兩浙遂通行于諸州

徐度如金

賀生辰也

辛巳

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十月  
世宗雍大定元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帝不受朝○二月詔復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  
士○三月以楊椿叅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

書左右僕射○徐度還自金

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

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遣使徵諸道兵其女直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丰强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漢兒渤海之丁合二十七萬遂遷都汴京命尚書右丞李通諭徐度曰朕昔從梁王于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繕將畢功將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狩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况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于彼乎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度

還言之

夏四月金使高景山來求漢淮之地始聞淵

聖皇帝之喪

金主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中節金主謂全曰

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  
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  
如不從則厲聲誡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  
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  
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誡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  
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知淵聖

崩遽起發  
哀而罷

###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

陳康伯知金人必  
敗盟請早為之備

因建四策一增荆南兵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  
諸將結民社保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  
恃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帝多從之及聞  
王全言乃詔以其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  
變毋失機會時宿將無在者唯劉錡在荆南因召  
之又以璘為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治軍務六

## 月以劉錡為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帥師屯揚州



○金西北路契丹伊喇幹罕反

初金主徵兵伐宋使牌印素赫如西北路

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素赫畏罪不敢言復與牌印耶律娜等督起西北路兵契丹聞男子當盡起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使薩巴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烏哲及素赫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華善為招討使山後四羣收山前諸羣收皆應之咸平府穆琨瓜哩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薩巴其勢益張金主使布薩呼圖克等討之薩巴雖方強然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薩巴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伊喇幹罕兵官陳家殺薩巴執老華善等幹罕自為都元帥陳家為都監擁衆

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  
使伊刺札巴等招之札巴等見幹罕以烏祿意諭之  
幹罕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  
事乎札巴曰我知招降爾其他豈能必哉札巴見幹  
罕兵衆強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  
之始來以汝輩不能為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  
欲如羣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恃天時乎若果有大  
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布塔布部族節度使矩  
威者言昔古新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  
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幹罕決意  
不降遂攻臨潢  
圓之衆至五萬**金主遷都於汴**二月癸亥金主發燕京六月癸亥備法駕  
入汴所過**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帝遣嘉  
麥野皆空  
遷都金主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  
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秋**

七月金大括羸馬於諸路

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

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  
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或自  
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  
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  
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  
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  
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蠱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  
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金主輒杖而黜其官由是羣  
臣不敢言**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內者**於是趙氏耶律

氏子男被害者百三十餘人

周麟之有罪免

初陳康伯聞金將敗盟召三衙帥及楊存

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帝雅欲視

師內視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  
妄傳幸蜀閩人情洵洵朱倬無一語周麟之受命賀  
金遷都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已任奏曰金人敗盟  
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  
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  
免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為  
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  
死安避麟之竟辭行遂坐免

### 宿遷人魏勝起兵復

### 漣水軍及海州

宿遷人魏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  
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

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  
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  
高文富遣兵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  
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  
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及本朝寬大  
之意城中人聞之即開門以降勝擊殺州兵千餘而

執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權知州事遣人諭胸山懷  
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  
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  
自兼部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  
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軍裝器甲  
時帥雖知金將渝盟未有發其端者莫敢以聞勝復  
帥所部千餘攻沂州入其城殺金守將以成閔為湖  
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其器甲數萬

### 北京西制置使○金主亮弒其太后圖克坦氏

太后聞金主意

欲南侵數以言諫之金主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  
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  
金主起居金主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  
大小福娘夫特默格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  
反樞密使布薩呼都克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  
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

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  
福娘以告金主金主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己子充  
四子皆成立恐呼圖克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  
大懷忠等使弑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  
方檮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謂然方下跪尚衣  
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繼  
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金主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  
水并殺鄭王充之子塔納阿里布等三人遂召呼圖克  
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為勳國夫人以特默格為澤  
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  
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矣

**九月金主大舉南侵**  
金主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軍置總管置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樞密使竊都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尚書左丞赫舍哩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富勒琿副之工部尚書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益都尹正嘉副之由海

道徑趣臨安太原尹劉萼為漢南道行臺兵馬都統  
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河中尹圖克坦哈沙為西蜀道  
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  
左監軍圖克坦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庚寅金主  
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圖克坦氏與太  
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  
嗣暉留治省事甲午金主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  
皆從夜六十萬號百萬纛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  
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  
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

事○上淵聖皇帝廟號曰欽宗○金圖克坦哈沙侵黃

牛堡吳璘敗之復秦隴洮州

圖克坦哈沙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避騎侵黃牛堡

人情洵洵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

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坪駐軍青野原益  
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  
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  
射金師却之璘又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  
頭大寨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金師既退剛中倍  
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  
身督戰而功成  
不居過人遠矣

夏浚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

復大名府遣使入朝

博州高平人王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以歸宋聞金主渝

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  
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  
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  
置都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  
庶諭以紀興年號遣  
馮轍赴行在奏事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



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於膠西之唐島殺

其將鄭家

金遣蒙古鎮國以兵萬餘攻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魏勝出兵迎戰大敗之殺鎮

國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附勝勝傳檄招諭結集以侍王師之至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守勝狀告急于勝勝提兵救之陳于山下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勝步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勝為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督戰益力金兵死傷多乃引去

金主渡淮。虜勝睨其後，分軍數萬攻海州。圍之，會浙東副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覘敵。至海州，具知其狀。而寶方帥舟師由海道拒敵。于膠西，公佐遣人報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勵士赴援。金人不意，寶至乃引去。勝出城迎寶，寶與勝俱至膠西之石島，與敵舟師遇。敵舟次于唐島，僅隔一山。初，金主命海艦擣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王師至，即背之。及寶入島中，造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舟蔽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謬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寶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之。其舟以赤油絹為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斬其水軍副都統制鄭家努等。於是獲敵無算。寶

還東海。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師次於淮陰。錡

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以扼金師。金人以纜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

沒者鑿沈其舟辛丑金人自  
渦口渡淮乙巳錡次于淮陰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

帝於遼陽更名雍

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  
歸者赫魯明安福壽高忠建盧萬

家博索路總管默音東京穆琨金珠等始授甲於大  
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  
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鄂爾  
多之子而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遠衆心歸之  
金主亮嘗使穆里延密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  
故史魯沁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  
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錫  
錫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  
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丙午烏祿  
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金主亮罪  
惡數十事烏  
祿初封葛王劉錡將王權之師潰於昭闕錡帥師還

揚州金主亮遂入廬州

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

棄廬州引兵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入廬州權自昭關退守和州 金

蕭琦入滁州○吳拱復唐州○武鉅復鄧州○詔葉

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

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金圖克坦貞入真州遂侵揚州○王彥復商州

○以揚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存中即沂中也

王權自和州退

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

金主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澗先所造戰船不得

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因築臺江上金主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左都督賓都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副都督富勒琿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遣總管阿林阿薩爾二人率舟師先濟溫都教拉馬欽實納三人皆從戰金主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既濟江兩舟相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遂還和州會尚書省令左司郎中鄂博庫報普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金主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

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

以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制屯蕪

湖○劉錡使員琦禦金人於皂角林大敗之斬其將

高景山○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

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之南留屯

瓜州時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浞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

防江錡既南渡成閔復蔡州○王彥復虢州○十月兩淮不可守矣

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

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米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馬

召王權還

以李顯忠代將其師

○金人侵瓜州劉汜禦之敗績

葉義問自鎮江如建康

葉義問至鎮江聞金人攻瓜州劉汜以克敵弓射却之乃

督鎮江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劉汜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汜僅以身免汜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

虞允文大敗金師於東采石金主亮遂趨

揚州

乙亥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刑白黑馬祭天誓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

會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金主踞坐其下兵凡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金主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



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鮑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宥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兵不死于江者金主悉敲殺之允文獨將士曰敵今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絕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揚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金主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癸未金主至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摩多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者皆殺之因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言宋遣人焚燬汴京宮室及沿

邊買馬誘中原人今興師問罪義在吊民  
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欲以招誘宋人  
金主雍追

尊其考許王鄂爾多為帝

廟曰睿宗

李顯忠至采石虞允

文帥師還鎮江

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

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州口揚存中成閤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惟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又以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改治馬船為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苗定駐下蜀援

之劉錡罷

疾篤故也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

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汜賊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

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悵而沒焉以成閔為淮東制置

招討使李顯忠為淮西制置招討使吳玘為湖北京

西制置招討使○金人入秦州○金人弑其主亮於

瓜州

庚寅金主至瓜州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

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金主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駭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刃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勒瑛富勒瑛亡者殺其穆琨穆琨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

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鵂船及運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及明安唐古烏葉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如何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乙未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金主營金主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金主取視之愕然曰乃吾兵也近侍局副使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金主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鄂爾多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國克坦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金主在位每飾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鷩以示儉及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鷩一鶉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鶉者或以敝

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民車陷泥澤令衛士下挽俟車出然後行與近臣燕語輒引古昔賢君以自况顯貴大臣使進直言而直諫者輒死比昵羣小官賞無度左右有曠僚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官嘗置黃金襦袴間有喜之者令自取之淫嬖不擇骨肉刑殺不必有罪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欲為君則弑君欲伐鄰則殺母欲奪人妻則使人殺其夫三

金都督府遣使來輸平

耶律元宜

既弑金主乃退屯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

十二月楊春復廬州○以

李寶為浙西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金劉萼自荆

襄帥師北去○昝朝復鄧州○成閔渡江收復淮東

○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王選復楚州○帝如建

康府

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金師渡淮北還○罷

督視府虞允文還自鎮江

允文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

朕之劉銳復泗州○李顯忠復和州○金主雍入燕

金主雍聞金主亮死遂入燕京

帝次於鎮江府○王友直自壽春來

歸以為忠義軍都統制

壬午

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

江○帝至建康府

壬申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

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

**來朝**

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歸宋京遣

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

**金使高忠建來**

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而以忠建為

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以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

**以楊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二月以虞允文**

**為川陝宣諭使**

允文陞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

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帝還臨安府**

時將附欽宗于

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御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

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瘞欽宗重於臨安之招

賢寺○金人取蔡州○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嘗謂宰相

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母以此為心又曰朕嘗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諫卿等母緘默以自便也又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數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也又曰臣民上書者多尚書者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又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畧無獻替可乎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蚤夜孜孜冀聞讜論也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



文學者乎浩曰有之復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  
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乎事遂寢 金放

蕭玉敬嗣暉許霖等於田里誅持默格及其妻高氏

討輔金主亮  
為虐者也 閏月祔欽宗主於太廟○吳璘復大散

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退守寶雞○楊椿罷○張安

國殺耿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歸於臨安斬之

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  
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

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  
疾江陰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

壯 之吳璘復德順軍環州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  
華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

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  
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置軍馬挺與敵戰于瓦  
亭大敗之禽其千戶耶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人  
懲其敗悉兵趣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險阻治  
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  
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  
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  
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  
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雷  
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  
馬迎之璘又遣嚴忠  
取環州遂還河池 **洪邁如金** 遣使報聘且賀即位  
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  
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  
遣起居郎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  
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畀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

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寢寢隔閼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至燕金閣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鎮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

吳璘使姚仲等復河

原會熙州永安鎮戎軍○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

○金人圍海州張子蓋帥師救卻之○金追廢故主

亮為海陵郡王

諡曰

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

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昝

初金主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

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衛從以共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扈蹕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退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昝

金立楚王允恭為太

子○罷三招討司以李顯忠主管侍衛馬軍司成閔

主管殿前衛司吳玘主管侍衛步軍司

金主初立山東河北豪傑

蠢起且聞太行忠義多欲挈地歸宋金人懼乃議和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廊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

東會詔罷兵乃止

罷揚存中為醴泉觀使○六月追封皇太

子所生父子偁為秀王母張氏為王夫人

詔集議子偁封爵戶

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為王夫人

朱倬罷

帝還自建康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及太子立倬心不

自安力求去

帝遜位於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

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即位大赦

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

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處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帝即駕之德壽宮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  
度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

人吾無憾矣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生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覲帶

御器械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潜邸內知客也

以胡銓知饒州

始復

也用秋七月吳挺復鞏州○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

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

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為宣撫使浚見

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郎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詔汪澈視師湖

北京西○劉珙如金

告即位也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

孫六人

趙樽復光州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

○九月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罷

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

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

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  
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金完

顏思敬獲伊喇幹罕斬之

幹罕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

主遣右副元帥然音討之遇于長濼幹罕大敗率眾  
西走然音復追敗于霧霖河金主復以布薩忠義為

右副元帥代然音經畧契丹忠義至軍幹罕時居花  
道尚有衆八萬忠義及赫舍理志寧追之至諾爾嶺西

陷泉大敗之幹罕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  
部其黨多降幹罕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

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于中都斬之其黨悉平唯札巴不服頗為邊患金人甚苦之冬十月禁

義問罷○加恩平郡王璩少傅○以張燾同知樞密

院事○金以察世傑侵德順軍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



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以拒之

十一月金以布薩

忠義為都元帥師次於汴京赫舍哩志寧為左副

元帥師次於睢陽

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為宋所復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

京節置諸軍復令志寧經畧宋事駐軍睢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

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以魏

勝知海州

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

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糴褒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

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

感激自是河北山  
東歸附者日衆矣  
以沈介為四川制置使

通鑑續編卷十七